



~~00002 025~~



44473-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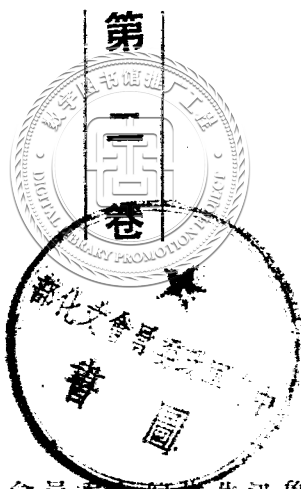
~~44473-75~~

魯迅全集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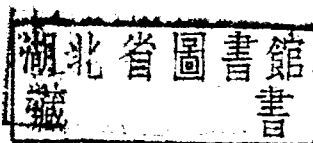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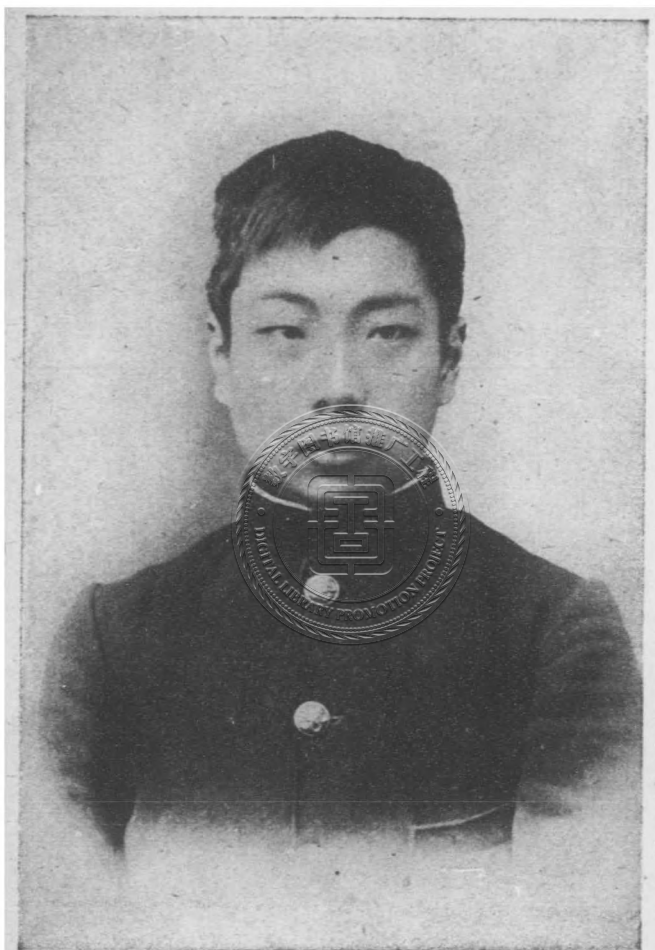
卷



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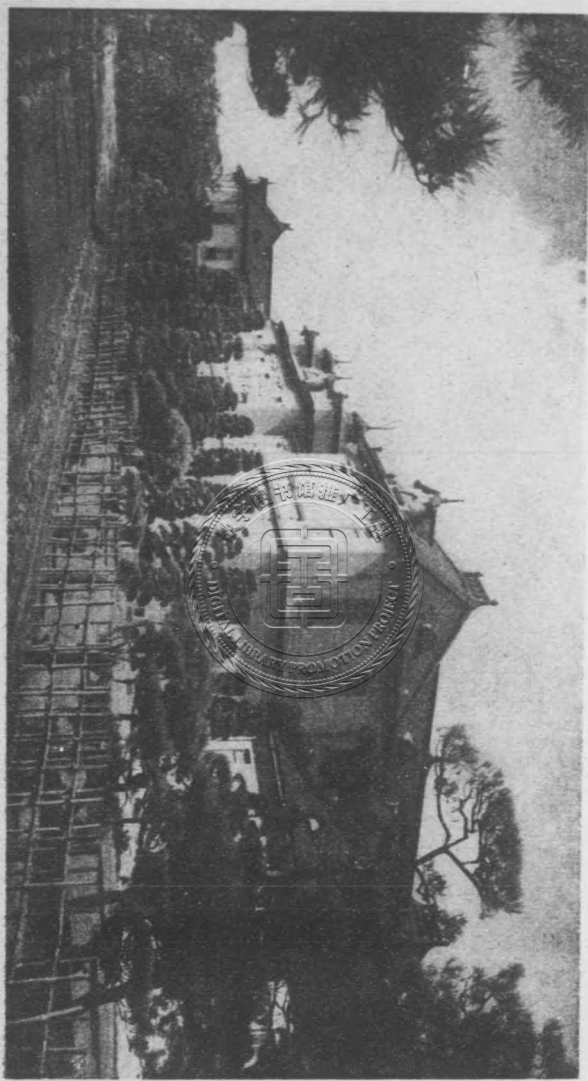
19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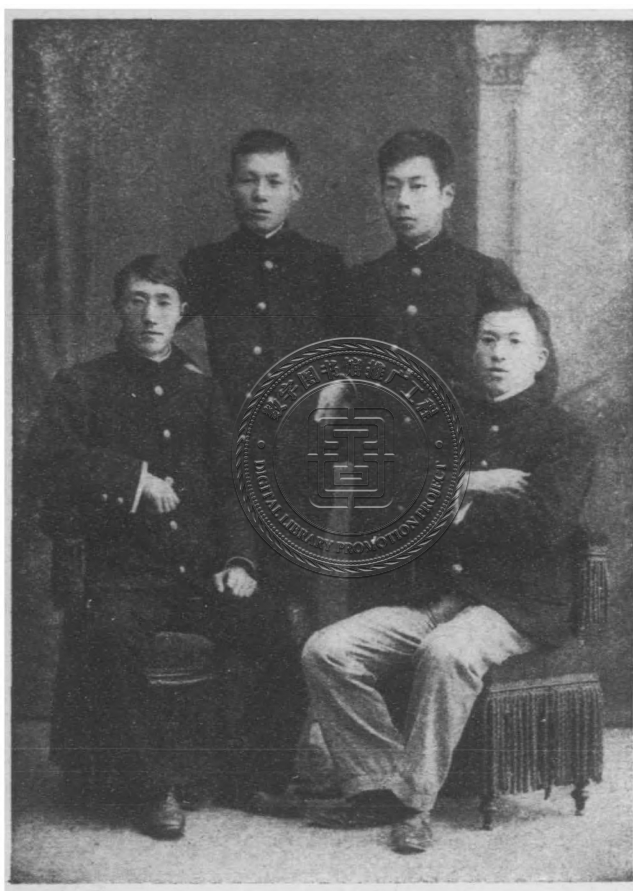


二十四歲時的魯迅先生

湖北省圖書館藏



日本仙台醫學校——魯迅先生曾在此學醫



學醫時的魯迅先生（右立者）與其同學

第

一

卷

熱 風
朝 徬
花 夕
故 事
新 編

魯迅全集 第二卷 目次

熱 風

題記……………一九一八年……………九

隨感錄二十五……………一四

隨感錄三十三至四十三……………一七

隨感錄四十六至四十九……………二一

隨感錄五十三至五十四……………六二

五十六『來了』……………七



五十七 現在的屠殺者.....六九

五十八 人心復古.....七一

五十九 『聖武』.....七三

六十 不滿.....七七

六十二 恨恨而死.....七九

六十三 『與幼者』.....八一

六十四 有無相通.....八三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八五

六十六 生命的路.....八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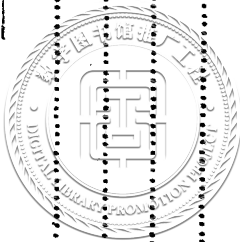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一年——

知識即罪惡.....九〇

事實勝于雄辯.....九五

——一九二二年——

估『孽衡』.....九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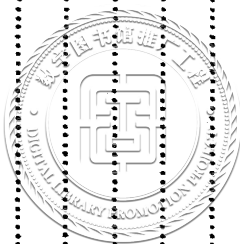


爲俄國歌劇團·····	一〇一
無題·····	一〇五
『以震其艱深』·····	一〇七
所謂『國學』·····	一〇九
兒歌的『反動』·····	一一一
『一是之學說』·····	一二四
不懂的音譯·····	一二七
對於批評家的希望·····	一三三
反對『含淚』的批評家·····	一三五
卽小見大·····	一三八

——一九二四年——

仿 徨

望勿『糾正』·····	一二三
稅稿·····	一二五



在酒樓上.....	一七
幸福的家庭.....	一七九
肥皂.....	一八六
長明燈.....	二〇六
示衆.....	二二二
高老夫子.....	二二二
孤獨者.....	二四二
傷逝.....	二五二
弟兄.....	二五五
離婚.....	二五五

朝華夕拾

小引.....	三九
狗·貓·鼠.....	四一
阿長與山海經.....	五二

二十四孝圖·····	三六〇
五猖會·····	三六八
無常·····	三七四
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	三八四
父親的病·····	三九一
墳記·····	三九九
藤野先生·····	四〇九
范愛農·····	四一八
後記·····	四二九

故事新編

序言·····	四四九
補天·····	四五三
奔月·····	四六七
理水·····	四八四

采薇.....五八

鶉之奔奔.....五三

出關.....六一

非攻.....七六

起死.....五三



熱

風



記

現在有誰經過西安街一帶的，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其年十二月，日本公使小幡西吉抗議排日運動，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卻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便不再做，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

風

熱

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於扶乩、靜坐、打拳而發的；有的是對於所謂『保存國粹』而發的；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有的是對於上海時報的諷刺畫而發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誌具在，無須我多言。

五四運動之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還是散失消滅的了。但那時革新運動，表面上卻頗有些成功，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嘲罵新青年的人們，但他們卻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新文化運動。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新青年身上，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

再後，更無可道了。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於所謂『虛無哲學』而發的，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國學家』而發，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爲國學家了。

自新青年出版以來，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後來又贊成改革，後來又嘲罵改革者，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真所謂『事實勝於雄辯』又何待于紙筆喉舌的批評。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也應該置之不顧，一任其消滅的；但幾個朋友卻以爲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也還可以存留，給我編輯起來了。這正是我所悲哀的。我以爲凡對於時弊的攻擊，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爲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癰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證明着病菌尚在。

但如果凡我所寫的，確都是冷的呢？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證究竟如何。然而，無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又大概是所謂『如魚飲水冷暖自知』的；我卻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我自說我話，所以反而稱之曰熱風。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魯迅。